

绝色美人常会招灾惹祸……

——卡尔·荣格

Pretty Girl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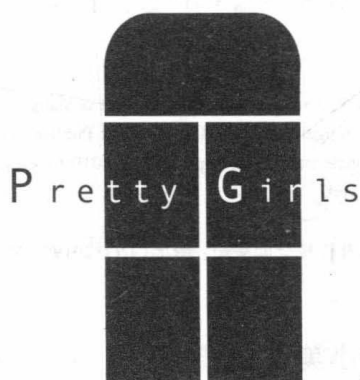
黑屋中的 小美人

Karin Slaughter

[美]卡琳·斯劳特——著

张春敏——译

黑屋中的
小美人



Karin Slaughter

[美] 卡琳·斯劳特——著

张春敏——译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屋中的小美人 / (美) 卡琳·斯劳特著; 张春敏译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9.5

ISBN 978-7-5473-1434-0

I. ①黑… II. ①卡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37423 号

PRETTY GIRLS, Copyright © 2015 by Karin Slaughter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: 09-2019-197

黑屋中的小美人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字 数: 351 千字

印 张: 15.75

版 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434-0

定 价: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597596 联系。

绝色美人常会招灾惹祸……

——卡尔·荣格

i.

你失踪后，你妈妈警告我，与其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因为这在一起就吵，可也只有争吵还能让我们聚在一起。

“知道细节又能怎么样，”她警告道，“知道越多你越崩溃。”

我是学理工科的，我需要知道事实。不管我愿意不愿意，我总忍不住想：绑架？强奸？猥亵？

还是叛逆？

治安官觉得你失踪的原因就是叛逆，或者这是他回答不了我们的质问而找的托词。原来我和你妈妈还真为你满是固执和激情的小叛逆而暗暗高兴。在你离开后，我们明白，叛逆于男孩是聪明和抱负，而对于女孩只有麻烦。

“小姑娘嘛，经常会离家出走的。”治安官耸了耸肩说道，他觉得你和其他女孩一样，一周、一个月，或是一年之后就会回来，不以为然地道个歉，说自己跟着某个男孩跑了，或者漂洋过海远行了一趟。

你十九岁了。从法律层面上说，我们已经无权管你。你已经是独立的人了，想去哪里去哪里。

但我们还是组织了搜查队，一直给医院、警局、救济中心打电话，满城发传单，挨家挨户地问，联系你的朋友们，去城里治安不好的区域查看那些废弃的大楼和失火后被遗弃的房子。我们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，一半用来雇私家侦探，而另一半用来请了一位灵媒。我们也尝试过寻求媒体的帮助，但看我们提供不了令人浮想联翩的细节，写不出什么猛料，他们便失去了兴趣。

我们只知道：你去了酒吧，喝了点酒，和朋友说自己不舒服，打算走路回家，之后便再没有人见过你。

这些年，关于你的消息都那么不真实。甚至有些虐待狂告诉我们，他们知道你的去向，他们提供一堆线索和细节，可是最后发现都是假的。但至少他们被揭穿时还是很真诚的。而那些灵媒们总是责备我不够努力。

可是我从未停止寻找你啊。

我能理解为什么你妈妈放弃了寻找你。或者她至少表面上放弃了。她必须重建生活——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，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你小妹妹还待在家里。她偷偷摸摸、神神秘秘地和那些女孩子混在一起，她们总是怂恿她去做她本不该做的事情，就像去酒吧听歌，然后也离家出走。

签离婚协议书那天，你妈妈对我说，她只求有一天我们能找到你的遗体。这是她唯一坚持的，然后我们能亲自将你安葬。

我告诉她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你去过的那些地方找到你，芝加哥、圣达菲、波特兰，或者其他艺术公社，因为你是那么地向往自由。

她也知道我会这么说。那个时候，希望就像钟摆一样在我们之

间摇晃。有时候她悲痛得彻夜难眠，有时候则会去商场买衬衣、毛衣或者几条牛仔裤，说留给你回来后穿。

我清楚地记得我放弃希望的那天。当时我在市中心的兽医诊所上班，有人抱来了一条流浪狗，那小家伙可怜极了，一看就是被虐待过的。虽然它的毛发因掉得厉害而有些变灰，但还是能看出它是一条黄毛拉布拉多。它腰上粘着很多倒刺，光秃秃的皮肤上到处是红斑，应该是它自己抓得太多或者舔得太多，或者是被遗弃时试着抚慰自己而留下的疤痕。

为了让它有安全感，我陪了它一阵，让它舔我手背，习惯我的气味。见它渐渐平静，我开始给它做检查。它虽然是条老狗，但看得出它的牙齿是最近才掉的。从膝盖上的手术创伤可以看出，它曾经接受过非常精密而昂贵的膝盖修复手术。它所受的虐待还没有让它的肌肉产生应激反应。只要我把手放到它脸旁，它就会把头搭在我手掌上。

看着它忧伤的眼神，它一生中的种种细节便浮现在我脑海里。我无法知道真相，但我相信它肯定没有被人遗弃，一定是自己走丢了，主人外出购物或度假时挣脱了狗绳——家里大门没有关好、从栅栏上跳了出去、从“好心”的看房人虚掩的门里溜出去——本来备受宠爱的它从此只能在街上游荡，再也无家可归。

随后，一群熊孩子的恶作剧、混蛋的欺凌，或是他们的轮番蹂躏，让曾被主人捧在手心的它，沦为四处逃窜的猎物。

我和我父亲一样当了一辈子兽医，但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，如果人能对动物下此狠手，他们就可能对其他人做出更加恐怖的事。

看着这条小狗，这里被铁链抽得皮开肉绽，那里因拳打脚踢遍

体鳞伤，我想这就是一个人流浪在外，无人珍惜怜爱，无家可归的下场。

你妈说得对。

知道越多我越崩溃。

第一章

亚特兰大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十分冷清，除了一副调情高手模样的酒保，只有一个高个儿商人坐在角落的卡座里。晚餐前的准备工作即将收尾。厨房里刀叉和瓷器乒乓作响。主厨在一旁大声喊叫。服务员戏谑地笑着。吧台上方的电视播放着一连串的坏消息。

克莱尔·斯科特试着不去理会这些烦人的噪声，她在吧台坐下，喝完了她点的第二杯苏打水。十分钟前保罗就应该到这儿了，他从不迟到，通常都会早到十分钟。克莱尔虽经常以此调侃他，但确实需要他早来。

“再来一杯？”

“嗯。”克莱尔礼貌地对酒保微微一笑。自克莱尔坐下，酒保就一直试着跟她搭话。这酒保年轻帅气，这样的搭讪本应该讨得克莱尔欢心，但却让她觉得自己上了年纪——她也不是真的老了，只是越靠近四十岁，她越讨厌二十出头的人。在这些人面前，她想说的每句话都是以“我二十几岁的时候”开头。

“第三杯了哦。”酒保一边给她倒苏打水，一边用轻佻的语气说，“喝得挺快啊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他对克莱尔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送你回家。”

克莱尔本想让他赶紧把挡住眼睛的那撮头发梳好，乖乖滚回学校去，但又不想多费口舌，便笑着不搭话。她又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保罗已经迟到十二分钟了。她开始胡思乱想：开车时被劫持了？被公交车撞了？被坠落的飞机砸死了？还是被疯子绑架了？

这时餐厅前门开了，但进来的不是保罗，而是一群穿着商务便装的人，看起来应该是从周围的写字楼里下来的，打算先喝上一杯再回自己郊区的家里或是父母家的地下室里。

“你看了这个新闻吗？”酒保对着电视机抬了抬下巴。

“没看。”克莱尔虽然这样说，但她一直都在关注这个事件。现在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关于这个失踪女孩的报道：十六岁，白人，中产家庭，很漂亮。失踪的如果是个丑女人，才不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。

“可惜了，”酒保说，“她可真美。”

克莱尔又看了看手机。保罗迟到十三分钟了。他以前从不迟到，唯独今天。他是个建筑师，又不是脑外科医生。不至于有什么事情紧急到连抽两秒钟发个消息或者打个电话都不行。

她转动着手指上的婚戒，只要她一紧张就会这样，要不是保罗之前提醒过，她都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个习惯。他俩之前一直因为一件克莱尔非常在意的事情吵架，但现在她都不记得两人在吵什么，以及何时开始争吵的。上周？上个月？她和保罗认识十八年了，差不多刚认识就结了婚，两人之间也没什么非吵不可的事情。

“给你来点带劲儿的提提神？”酒保拿起一瓶红牌伏特加对她说

道，他的意图非常明显。

克莱尔强挤出一丝微笑。她这半辈子都在和这类男人打交道，他们身材高挑，皮肤黝黑，帅气的脸上眼睛闪闪发光，嘴巴甜得像蜜饯似的。十二岁时，她会在数学作业本上写满这种男生的名字；十六岁时，她会让男生把手伸进她毛衣里；二十岁时，男人想要什么，她便毫无保留。但现在她三十八了，只想让这小子滚远点。

她对酒保说：“不了，谢谢。我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的时候，警官劝我再不要在外面喝酒了。”

酒保没听懂克莱尔的玩笑，对着她笑了笑说：“你挺野的啊，我喜欢。”

“你是没见过我蹲监狱的样子，”她对他眨了眨眼，“姐穿起囚服来也是很时尚的。”

这时前门又开了。保罗走了进来。看到保罗朝她走来，克莱尔才松了一口气。

她责备道：“你迟到了。”

保罗亲了亲她的脸颊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或者发个消息的。”

“就是呀！”

保罗转向酒保：“来杯纯的格兰菲迪，淡一点。”

克莱尔看着酒保，他给保罗倒酒时可正经了，与之前判若两人。她的婚戒、她委婉或直接的拒绝，在酒保看来都不是什么难题，直到看到保罗吻了克莱尔的脸颊，他这才死了心。

“先生，您的酒。”他把酒放在保罗跟前，便跑到吧台的另一端去了。

克莱尔低声对保罗说：“人家可是想送我回家的哟。”

保罗进门后都没正眼看过酒保，这才第一次看向他：“要不要我去教训他一下？”

“去吧。”

“那他要是还手你会送我去医院吗？”

“会的。”

见克莱尔笑了，保罗也附和着笑了一下：“终于出狱了，感觉怎么样？”

克莱尔低下头，想看看被黑色的脚环监控器勒出的淤青还在不在。按照法院的要求，出狱六个月以来，她都戴着脚踝监控器，这是她第一次穿裙子出门。“感觉重获自由了。”

保罗把她苏打水旁的吸管放好，跟纸巾摆成一条直线。“出来以后你还不是要被手机和车上的定位系统盯着？”

“警察又不会因为我丢下手机离开车就来抓我。”

保罗不屑地耸耸肩，克莱尔倒是觉得自己的回答很机智。“你不是还有宵禁吗？”

“早就取消了，只要我明年不惹事他们就会清除我的案底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”

“真神奇。”

“我可是花了一大笔律师费啊。”

保罗笑着说：“反正也比你之前想买的卡地亚手镯便宜。”

“再加一对耳环就差不多了。”他们本不该这样说，但与其太过严肃地对待克莱尔坐牢这件事，还不如拿来调侃调侃，“很奇怪，明明监控器已经取掉了，但我脚踝上还是有感觉。”

“这就是所谓的信号检测理论。”他又摆弄了一下吸管，“你的知觉系统还习惯于戴着监控器的感觉，更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人们总觉得自己的手机在震动。”

嫁给一个书呆子大概就是这样吧。

保罗看着电视：“你觉得他们能找到这女孩吗？”

克莱尔没有理他，直勾勾地看着保罗手里的酒杯。她一直不喜欢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，但现在不能喝酒了，她又想一周七天都买醉。

今天下午，接受法院指定的心理医生治疗时，克莱尔没有忍住，告诉医生自己很讨厌被人管着。“谁他妈不是呢？”眼前这个有点邋遢的女医生反问道，似乎觉得克莱尔的反应有点不可思议。她的脸唰地一下就变红了，但她知道，最好别告诉医生自己特别讨厌这，而且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才被法院赶来接受治疗。她可不想让医生找到突破口。

早在警察把她的手铐住那一刹那，她就已经自己明白了这一点。

“我真蠢。”她一边嘟囔着，一边被警察带去警车的后座。

“这一点我要记下来。”那个女医生刻薄地告诉她。

被抓那天，看守她的是一群女警，她们的水桶腰上都系着大小形状各异的皮带，上面挂着各种武器。克莱尔想，但凡有一个男警察在场，情况都不会那么糟糕，但是现实并非如此。她被关在闷热的警车后座，网球裙的裙边都卷到大腿上了，而这一切都是拜女性主义所赐。

来到监狱后，克莱尔的婚戒、手表、网球鞋的鞋带都被一个壮

硕的女警没收，那人眉毛浓密，眉心长了一颗大黑痣，整个人跟只臭虫似的。她的黑痣上没有毛，克莱尔很想问她，既然都把黑痣上的毛拔了，为什么不把眉毛也修剪一下呢？还没来得及问，她就被另一个女警带到下一个房间了，这人个头不小，声音刺耳，好像一只螳螂。

监狱里采集指纹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要蘸印泥，警察叫她用手指在一块脏兮兮的玻璃上按一下，指纹便被电脑记录下来。她按出的印子很淡，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。

“还好我不是因为抢银行被抓的！”克莱尔说完还“哈哈”笑了几声，想玩笑一下。

“按平了！”那只“母螳螂”仿佛一边嚼断苍蝇翅膀一边对她说。

拍入狱照时，克莱尔空着手来到一块白色背景板前，上面量身高的尺子显然短了一英寸，她觉得很奇怪，问警官，为什么不用拿着写了她名字和编号的板子拍照。

“那是后期合成上去的。”“母螳螂”懒散无神地回答道，看来她不是第一个问这问题的人。

对克莱尔来说，这还是头一次拍照时没人让她保持微笑。

随后，第三个女警走了过来，她与前面两人的面相截然不同，鼻孔朝天，长得像只野鸭，她把克莱尔带进了牢房。巧了，里面还有一个穿着网球裙的女人。

“你犯了什么事？”另外那个穿网球裙的女人问道，她面容憔悴，一副犯了毒瘾的样子，一看就是个身着异装的站街女。

“谋杀！”克莱尔本就不打算把这当回事，便这样回答了她。

“嘿！”保罗喝完了杯中的酒，示意酒保过来续杯，“想什么呢？”

克莱尔长叹一口气：“我在想你又要了一杯酒，看来今天过得比我还糟糕呢。”保罗和她一样，都很少喝酒，他们都不喜欢无法自控的感觉，所以这次被关进监狱让克莱尔很痛苦，哈哈。

她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现在没事了。”他用手抚摸着克莱尔的后背，“心理医生怎么说？”

克莱尔没有马上回答，看到酒保回到自己的角落后才说：“她说我隐瞒了自己的情绪。”

“你可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他们相视一笑，这也是两人曾经争论过的问题。

“我不喜欢别人分析我。”克莱尔说到这里，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心理医生夸张地耸耸肩说“谁他妈不是呢？”的样子。

“你知道我今天一直在想什么吗？”保罗握住克莱尔的手，他整个周末都在车库里忙活，手掌有些粗糙，“我在想，我是多么爱你啊。”

“都老夫老妻了，说这些真肉麻。”

“我说真的，”保罗吻着她的手说，“没法想象如果没有你我度过成什么样子。”

“肯定会井井有条。”克莱尔说，她常把鞋子和衣服胡乱扔到浴室的水池边，保罗则会帮她收好放进洗衣篮里。

保罗说：“现在事情有些麻烦，尤其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把头转向电视机，上面放出了那个失踪的十六岁少女的照片。

克莱尔也看向电视机，那女孩确实漂亮，身材纤瘦健美，留着一头深色的卷发。

保罗接着说：“我只想告诉你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”

克莱尔突然喉头一紧。她有时觉得保罗对她的好是理所当然的。结婚这么久还能这样觉得其实非常难得。但她知道自己是爱保罗的，她需要他，保罗就像她的船锚，让她免受漂流之苦。

“你知道吗，我这辈子就只爱过你一个。”保罗说。

克莱尔想起了保罗大学时的女朋友：“阿娃·吉福特听到你这么说怕是会发飙的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我认真的。”他靠向克莱尔，两人额头凑到了一起，“克莱尔·斯科特，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人，是我的全部。”

“就算我有犯罪前科？”

他吻了她，深深地吻了她。克莱尔尝到了他嘴里威士忌和薄荷混在一起的味道，保罗用手抚摸着她的大腿，让她感到一阵愉悦。

两人分开身喘口气时，克莱尔说：“回家吧。”

保罗把杯里的酒一口喝光，扔了几张钞票在吧台上，两人走出餐厅时保罗的手仍扶着克莱尔的背。一阵寒风吹起了克莱尔的裙摆，保罗抚摸着克莱尔的手臂，好让她暖和些。两人走得很近，克莱尔能感觉到保罗呼出的气喷在她脖子上。“你把车停哪儿了？”

“停车场。”克莱尔告诉他。

“我的车停在街边。”保罗把钥匙递给她，“开我的吧。”

“我们一起过去。”

“来这边。”牵着克莱尔走进一条小巷之后，保罗一把将克莱尔

按到墙上。

克莱尔刚想问他怎么了，保罗就亲了上来，手伸到她的裙下。克莱尔急促地喘息着，保罗看小巷不是很黑，街上还有行人，便马上堵住了她的嘴。街上来来往往穿着西服的男人都扭着头看向小巷，走过了巷口都还意犹未尽，原来网上的那些偷拍照片就是这么来的。

“保罗，”克莱尔用手抵着保罗的胸膛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保罗会突然这么做，他平时是个保守的人，连在客厅里亲热一下都不愿意，“别人会看到的。”

“来后面。”保罗牵起她的手，带着她走到小巷深处。

小巷是个丁字形，尽头处连着餐厅和商店后面的走道。克莱尔跟着他，踩着地上堆积如山的烟头，走到小巷尽头，没有比这里更隐蔽的位置了。她不禁想到，旁边敞开的门后可能站着几个厨师，一边抽着烟一边拿着手机偷拍。就算没人偷看，她也不该和保罗在这里亲热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没人喜欢被管着。

保罗拉着她走到转角处，克莱尔大致扫视了一下，确定四下无人，随后又被保罗推到墙边吻了起来。保罗用手托着她的屁股，见保罗兴致勃勃，克莱尔也欲罢不能了，她闭上双眼，打算就这么顺其自然。两人越吻越深情，克莱尔帮着保罗脱掉了内衣。寒冷的天气和刺激的感觉让她战栗不已，但她已经按捺不住，便什么都不管了。

“克莱尔……”保罗在她耳边轻声说道，“告诉我你想要。”

“我想要。”